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二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二　凶二十四

改葬服議　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周制喪服曰改葬緦　馬融曰棺有弛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周以下無服鄭玄曰服緦者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親見屍柩不可無服服緦三月而除之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

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范甯曰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薨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以其為交神明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陳鑠問趙商云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為乎三月商荅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

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吳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大斂邪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荅奠如大斂奠士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晉袁準正論云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

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

○東晉賀循荅傅純云鄭玄云三月者以親覩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營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緦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為允甯荅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為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又云父喪未葬主喪者不除當

其為主五服皆然苟有事故葬必踰期此非常之通服也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齊縗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然蔡謨以為改葬斬縗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范汪與江惇書曰孝子重覩靈櫬哀心慟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令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縗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縗絰迎於郊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孟陋難放曰未嘗有斬服

旬月而除者放荅曰禮亦有積年而無變久喪是也或毋以衰哀親屬臨壙是也或旬月而除訖葬即吉是也或服重而月促齊縗三月是也何琦云皇祖恩遠猶不敢以輕服服之況以緦臨父母之葬乎若傳重之孫改葬其父則為二斬於禮亦違順鄭玄三月之義則進退有疑從王肅虞除之文則就吉倉卒從蔡謨則闕於二斬且喪服齊縗三月之例而緦無異條也王濛曰改葬緦奪之以漸可也今若極重制於旬日同至痛於始哀而就吉不漸於禮有疑于濟荅曰蔡謨云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者乃始喪正服耳且斬縗之末便自縞冠麻衣乃輕於緦麻然猶以服至尊矣范宣曰斬縗既葬則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畧如緦麻禮之次序也安得反服始服不從其變又改葬緦服三月者非也直訖葬為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取節焉若道遠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元帝建武初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

讓不拜詔曰温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吴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温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恥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

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因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閣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

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玄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玄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緦既葬為除實以為允詔可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晉

晉段凝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後子居所生父喪齊縗改葬合當何服荀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臨葬則為人後者亦當著齊縗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妻為君父夫三者而孫為祖後亦宜緦不審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按經文以謂諸有三年者皆當緦如注意舉此三者明

唯斬者耳今父卒孫為祖後而葬祖雖不受重於祖據為主雖不為祖斬亦制緦以葬也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魏 晉

魏荀俁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王肅以為宜服改葬緦卒事反故服○晉蔡謨答或問改葬服緦令甲當遷葬而先有兄喪在殯為當何服謨答亦應服緦禮三年之喪既練而遭緦麻之喪則服其服往哭之凡喪相易皆以重易輕至於此事則以

輕易重所以然者臨其喪故也早者猶然況至尊乎謂

甲臨葬應改服緦麻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晉

晉庾龢問女子適人今改葬㒵既服緦女子當有服不王蕃荅云喪禮改葬緦鄭氏以為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即亦子也今男女皆緦於義自通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晉

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今禮無其章不服特為之法

故取繼母服准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為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又劉鎮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答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晉

晉王澹王沉與其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 按東郡君沉父初

到官而李夫人亡（按李夫人沈祖母）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按大歸謂被遣還本也）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耻博士薛諝議以為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諍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為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

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家有莊子明正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先靈東郡君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耻不亦可乎況重與叔昶書述辭議其叔答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沉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沉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癘

門太夫人遘疾歴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殁烈考卒承大變憂痛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便殞亡烈考深用悼恨瞻及沉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素行還仰之議考禮度衷未及施行瞻不幸夭没沉敢述瞻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為亡妣時宜改葬沉轉受命於征南君按謂叔王昶謹

諸鄰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改葬反虞議　晉　宋

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訥以為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為當韓𣁋問賀循曰按傅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譏王氏以既虞為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

見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為短鄭為長而不答應虞之議此為應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宫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答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為

之邪不見馬鄭賀范説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為哉吳射慈荅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宫又不為位何反虞之有○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祭靈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則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

父母墓毀服議曾祖從祖墓毀附○東晉　宋　梁

東晉太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制重斬杖者復有制

齊縗三月緦麻三月者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
厚薄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
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
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以禮無
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為宜使明禮大臣議為正制詔司
徒表禮雖無墳墓毀𡻕正文然依附名例不為無准吾
謂改葬緦通制也已修復不臨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
夫率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

既修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宫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必由丘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為發墓依改葬服緦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達禮之士以為其罪輕於長陵之土雖同主於敬事實有異愚以為墓毁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黄門侍郎江啓表按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賴前表改葬之緦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毁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

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孔仰墓毀論曰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復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為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不忍棄之中為禮節以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以無知處形骸故以幽閑長久為安以有知為神靈故以寢廟尊嚴為顯尊嚴故可修潛隱故不犯比之丘陵同之自然而不敢修若遇寇發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内哭泣之日以事託為節故廟災有三日哭之之文墓毀

無制哭之日萬推大理恐不加異於廟災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為之禮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為人後者為之子元帝繼武帝於康帝為曾祖禮為曾祖後斬縗三年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斬縗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縗改葬當緦鄭

注止於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領國子博士荀訥議如鄭玄註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緦謂令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准之常制太常王彪之上言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有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嫌尚書范汪亦同彪之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疑於服遂上皇太后緦服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

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謂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緦緦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屍柩毀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赴苟遂路阻礙猶宜制緦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宴然不服乎○梁天監元年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佟之議以為改葬服緦

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扵槨可依新宮火災三日哭服而已帝以爲得禮也

通典卷一百二

通典卷一百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三 凶二十五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晉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壯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詒用為征東參軍或以

為城寺之内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為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荅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為平輿長史論者以為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

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詺問應清議
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惡負其孝慕之心
宜詳極盡同異之論兖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郤詵至
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毁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
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壯假葬
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
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爲作口語其
事灼然無所爲疑璀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

相貶也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周 晉 宋

周制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盧植曰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鄭玄云再祭練祥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王肅云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鄭玄同（　）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衰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修服既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

大祥而祭必再祭者彖本當再歳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朿晳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荅曰禮云練祥之間必異月與此同也表凖正論曰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晩故宜禫不宜祥虞書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適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

當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肅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荅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禫可知也○宋庾蔚之問荅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

月復有虞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理為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荅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為絶久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伸漸殺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邪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為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為不得各為一時之言也

久喪不葬服議周　漢　晉　東晉　梁

周制禮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玄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盧植云子孫皆不除以喪主為正耳其餘旁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荅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

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令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或荅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荅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於意否耳劉荅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

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

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為不輕於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廬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邪荅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為輕於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為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為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

位與否荅云凡久而不葬則色諸過葬節者也爲母既周亦爲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柩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以將定之間奠於墓左成壙而歸虞於殯宫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櫬動移鬼神不安無以爲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士虞禮練而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既葬明月練亦當以其月遷廟○東晉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荅曰禮

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意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例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旣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繐經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

主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衆子世明答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為後者與衆子同除矣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後漢　晉

後漢桓翺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為當衆子盡然邪故質馬耳荅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

此為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荅云庶子自可攝祭

閣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又

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荅推此而詳但使一嫡

子不除耳○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

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塲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

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為主者

不除不謂衆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

殯不為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為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

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為後者宜與衆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經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縗經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婦喪久不葬服議　晉　宋

晉夏侯盛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否荅云凡婦

喪夫為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魏孟叔難盛曰嫡子婦死其舅亦為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邪豈可為一嫡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荅仲由傷貧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懽還葬而無槨豈有非之者哉若知禮者自當不淹久魏又難曰舊時夫為妻杖居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令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隨時而除何應以喪主為斷盛荅曰棄先王之教而令隨俗意所未可令人不

禫不杖蓋失禮耳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荅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别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别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荅曰無子為主按禮本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蔡廓問雷次宗云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正施於嫡傳重者耳按漢蕭太傅云

主喪獨謂子也又按王肅云斬縗之喪未葬直云主喪不除而王舉重爲言明正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爲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邪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奠夫主妻喪以夲重故也謂不宜除庾蔚之曰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詳漢宣帝何故復爲祥制集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以明之可謂

棄本逐末雜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為主夫若無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為嫡者主喪耳而小記又云久喪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喪也若女子適人及男子為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令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其杖禫不容

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末葬以嚴祖禰之烝嘗且未葬亦可十年五歲嘗試言之夫子許貧者還葬而無槨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事遲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饗樂在廟既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心所不忍也

禁遷葬議 周 魏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玄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衆云嫁殤者謂嫁死

人今時娶會是也則俗謂之冥婚也○魏武帝愛子倉舒歿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招魂葬議東晉　宋

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表壞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歿於寇亂嫡孫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槨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

棺非棺無槨也允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爲愆義於禮爲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荅啓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絶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爲證荅曰此可以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橋山有黄

帝之塚是葬神也荅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
治中王裒同組意裒引墓中靈座為證以形神本相依
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耳
組子奕附組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户還迎神反虞則
墓中之座無神可知干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考
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奕
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魯國周生以為宜爾盛陳其
議皆多無證實以為人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為宗

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寑寢豈唯斂尸亦以寧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為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為魂神也若

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黄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黄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亾而人用其敎百年此黄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議云時有殁在寇賊失亡屍喪皆招魂而葬吾以為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為

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爲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禮虛造師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尚祭於畢季子復命於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

宇非為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圜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為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恭姬皆其證也宋王先賢光武明主伏恭范逡並通義理亦主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衍荅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恭姬之

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就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壯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伋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

崇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歿厲塲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歿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

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屍者為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屍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得與藏諸○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疑墓議修墓附○周 魏 晉 齊

周制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顔氏之女徵在野合生孔子後叔梁紇已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母徵在已欲有所就而問也孔子亦

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鄹曼父之隣人之見者皆以為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為引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也引以刃反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隣相善也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也今時封塋也古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也識音志孔子先反當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言所

以遲者修之而來也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鮮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晉賀循論以為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雨甚故頹毀頹毀故悵怛不應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己修之故倒毀也又蔡謨論曰學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為不然謨以為聖人雖鑒照至於訓世言行皆不聖之

事也故咨四岳訪箕子考蓍龜每事問皆其類也不知墓者謂兆域之閒耳防墓崩者謂墳土耳言古不修墓者謂本不崩無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今崩而後修故譏焉此自譏崩非譏修也夫子言此者稱古以責躬也又范宣禮二墓論曰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為實録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謁墓固以識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内義無强請然祔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

忌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齊張融評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明未葬時未知墓處也雖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徵在見娉則當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

通典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一百五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通典卷一百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四　凶二十六

帝王謚號議　有熊氏　顓頊　堯舜　周　大唐

黄帝之號按白虎通云先黄後帝者古者質生死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代不易後代雖盛莫能與同後代德與天同亦得稱

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黄也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為謚也○顓頊按五經通義曰顓頊者顓猶專項猶愨幼少而王以致太平時年十三常自愉愉嗛苦簟反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周制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瞽諷誦其治功之詩也廞許金反文王武王先謚後號王者德薄傳位與子賢不肖同稱王號者所共謚者所專故上謚下號說曰按大戴禮云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上其美者

之表也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白虎通曰謚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扵己名生於人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亦以為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荅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禄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

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謂之爵死有謚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也當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質家兩言為謚成湯是也文者一言為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周以後尤文以為本生習事善故有善謚故合言文王武王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

不連號謚〔生則為號死則言謚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忍死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死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也〕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嫡也

禮記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也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又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五經通義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以為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大唐元陵謚冊文

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合人道近曙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叙財成之業

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羣有以至化懷遠方登假於上敷聞在下肇加元服項昇儲闈生知之敏動興神契詠順玄宗也齋栗之容著奉養肅宗也愛敬之禮深履蒸蒸躬翼翼不絶馳道日朝寢門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道貴德窮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廸哲允恭之善斯又睿聖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當禄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律師之

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阽危拯生靈於焚燎則乾維重搆宸極以安及史盜閒釁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明隕命乘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强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不朝爲梟獍夕爲鯨鯢此高光之功神武之畧也自是肅勿羣后賓延萬靈洿瀦鬱沒之刑寢焚瘞懸沉之禮脩衣冠有淪於脇從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闕於禋祀者秩而致享聖謨說求讜言扇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來賓丕冒日

出罔不率俾猶傾嚴恭寅畏頤省闕遺兢兢業業日昃不暇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洊至則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議櫜弓偃霸臻於太和告禪於石閭鏤功於金版遽承憑几之命奄遘綴衣之酷號天叩地罔所依歸令龍攢就啓蜃輅將駕採鴻儒碩生之議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盛德大業匪號謚莫宣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

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宴後昆嗚呼哀哉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國妃命婦附○東晉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

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為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

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令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周 東晉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

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兹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

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議 周 魏 東晉

周制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謚之 春秋魯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 春秋魯桓公七年葬蔡桓侯然得桓謚者明謚天子所加非獨臣子也又太史掌小喪賜謚 小喪卿大夫也 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為節事相成 曲禮曰既葬言謚曰類 王肅曰謂類象其行言於天子以求謚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 衛獻公之孫也名拔或作發 其子戍請謚於

君盧植曰君衛靈公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葬者其時請所以易其名者盧植曰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謚法曰愛人好與曰惠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魯昭二十年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靈公奔死鳥是時文子為政靈公克復國故曰以其死衛寡人謚法曰外內用情曰貞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次也謂位祿之次法令之制也謚法曰道德稱聞曰文故謚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白虎通曰卿大夫老歸有謚者別尊卑章有德

也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

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黄門侍郎荀攸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禄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内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

其不涖官理事則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八座議以為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叙五等列侯以上嘗為郡國太守内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謚○東晉元帝太興三年詔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来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勲之美事也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

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没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君臣同謚議周　晉　東晉

周桓王時蔡侯卒謚桓侯五經通義曰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晉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議奏以為大晉受命

祖宗諡號羣下未有同者盖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奐諡與景皇帝同可改諡曰穆侍中王濟等議曰按主者議諡避帝而不避后既不修古典不嫌同稱復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至於無窮之祚若皆有避於制難全侍中成粲等議以為諡號國之大典使上下邁德罔有荒怠宜遠稽聖代同符堯舜不宜遵襲魏氏近制詔賜諡曰簡○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禄勲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奐諡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

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来裔徐邈議按郭奕謚景諂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耻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

宜如所陳詔可

單複謚議東晉 大唐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巖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貳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彪之荅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

皇后大寧庚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
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亦不
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
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顧
命重勲或居分陝或寄阿衡蔡公存讓素之懷不當此
任於令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冲虛
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曽居師傅及録臺事者亦皆
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

顗周光禄顗或曽師傅或曽緫録並不復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徳必皆齊同逺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髙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復無所為疑○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

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吏録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太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稱告贈謚於柩如開元禮武德以来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贈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

絕於趙庭納采問名唯朋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
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
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時其故答曰昔晉司空何曾
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
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
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
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為恭○景雲元年太
常謚贈荊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戶部員外郎

李邕駁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佞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

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

而云所巳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

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忌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

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十八年太常寺

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説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

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

稱是存實録准張説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

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

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得逭諸諡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諡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定未決玄宗為製碑文賜諡曰文貞○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諡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没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茍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

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
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及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
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
適當葬前謹按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
追謚況三王殊途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
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吕
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顔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
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蔔必以已葬為節

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綏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王侯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

前議獨孤及又謚贈吏部尚書呂禋曰肅度支員外郎
嚴郢駮曰今所議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
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
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
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
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
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按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
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

宜存衆議令駁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專之伏恐亂
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
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畧其細
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
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
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
黷禮甚矣然猶襃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

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彞陳叔達溫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謹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

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恢之鑒裁庾翼之智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大歴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工部郎中蘇端駁曰大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

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髙載畏其偪旋又知載隳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為疎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減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喬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壯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弔災

之恵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絶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惟新之日居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妍寥啓悟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虚承一心之顧豈慈恵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恵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霧子孫之義也楊公歷霧厚俸人謂儒宗曽不立家又無私廟寧使人老闕

敬祖之禮位極𠃔祭禰之宫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垂
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
立謚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
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
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
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
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
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

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
謚以守㚇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黄泉之寃免
慙於蘇魏别勑謚為文簡○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謚曰
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為恭黄門侍郎劉泊
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為縱工部尚書
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
都督謝方叔謚曰勤以上五人按謚濾並無乃有司一時之議所以不具其年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周 晉 大唐

周制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王肅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始死哀遽故卒哭乃令諱禮不諱嫌名鄭玄曰為其難避也嫌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王肅曰音相似者也二名不偏諱偏諱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也嫡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父母猶諱祖耳君所無私諱盧植曰但為公家諱不得為私家諱也鄭玄曰謂臣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教學臨文

不諱 盧植曰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玄曰為其失事正也 廟中不諱 盧植曰不諱新君壓於祖禰也鄭玄曰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也王肅曰祝則名君不諱君也 大功小功不諱入門而問諱 盧植曰鄰國之君猶吾君也鄭玄曰皆為敬主人也 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為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一說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鄭玄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之也已辭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 王肅曰木鐸鈴也以木為舌也 以命於宮 盧植曰宰夫於周禮為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君也小喪屬

官也戒令即所謂捨故而諱新之屬曰捨故而諱新鄭玄曰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也馬說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代王天之錫命誅可同名王肅曰故謂五廟毀者自寢門至於庫門盧植曰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鄭玄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也王肅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曰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為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為羣祖諱也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皆父之所諱也

○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

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捨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理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啟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張流反為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

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為遠祖鄭國大夫猶以犯諱為失
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
臻其極以為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
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
典下防僭同之繆束晳不得避諱議云元康七年詔書
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師雨師皆為訓詁又公官文
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
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

言語臨時訓避而已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按風伯之名所由来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晋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令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葢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總萬幾下令曰依禮二

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来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以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

顯慶五年正月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晉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懼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却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

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
臨朝奏事詣太后為故應須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
傅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納等並謂故
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
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榜非羣下所應諱且
瑯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頒下令
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
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羣下

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頒於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於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准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

云門縣改名既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為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勲學義體同爾並皆頒下者令知官名之改非頒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令上書為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令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頒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

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於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儁彥令所應准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觧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不須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

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傅郎議為允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東晉

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尚書符鮮列尊諱無舊詁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按輒闕博士王質胡訥許翰議按爾雅無舊訓

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之五岳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之别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已遷主諱議 魏 大唐

魏

王肅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来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荅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

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豈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為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

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為

名字具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大唐永徽二年十月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捨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上表稱太子名議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按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

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與表末為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固循先比則與表所稱為違舊准徐乾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

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議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於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為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即是父前子名也○大唐武

太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廻避甚難孝敬皇帝為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為軌模伏請改換

從之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晋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按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按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晉 東晉 大唐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為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為祖父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托辭廻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為臣子

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宫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職官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合於義為弘元康七年尚書勅自今以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東晉康帝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内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詳之給事黄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為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

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大唐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識者以為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周 晉

周制曲禮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耳檀弓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雜記曰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其親禮記曰母之所為其親諱子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曽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妻母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王肅曰同名同從祖昆弟所諱之名也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

○晉武帝大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通典卷一百四

通典卷一百五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六十五　凶二十七

喪禮雜制

周制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之嫁者及在室者也長幼成人及殤者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從服有六有

屬從子為母之黨服有徒從臣為君之黨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之子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徒從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縗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皆右縫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

冠象太古喪事畧也吉冠則纓武與制焉右縫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縫左縫象吉輕也緦冠澡纓有事其布以緦為纓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繐重初而散之小功緦輕初而絞之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布總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笄以櫛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擿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太飾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也者終子之恩於父母也擿音地的反妾為

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以其祭於祖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也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用故事）適墓不登壟不歌（為不敬也壟冢也墓塋域也不歌非樂所）助葬必執紼（紼引車索）臨喪不笑（宜有哀容）見柩不歌入臨不翔鄰有喪舂不相（相送杵聲）里有殯不巷歌哭日不歌（哀未忘）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所哀在此）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止復常（謂已除喪）讀樂章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已孤暴貴

不為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非其時也）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病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有服人名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也弗食（黨猶親）功縗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可也（功縗齊斬之末）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

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毁而死是不重親也孔子曰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也齊縗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唯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來求見可見也不避涕泣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周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傜役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所謂哭不偯也孔子曰

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順者先拜賓順於事）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至者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頎音懇）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也自周以下如殷可也）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疎序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善之也禮嫂無服）曾子曰居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以為薑桂之謂也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出血也）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孔子在

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灋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也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識音志）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孔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傚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止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也）而難為繼也（失節之中）夫禮為可傳也

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故戒之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也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縗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縗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其俗之失禮也道猶禮也說音吐活反蟜音居沼反魯

之達禮者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夫羨道為位也曰噫毋噫弗悟之聲毋禁止辭也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夫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斯音賜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也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也）子路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贈送也）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也展省視也）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也）有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也殷事朔望薦新之奠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反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也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

之喪者內子大夫嫡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縗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縗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也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天子諸侯之喪斬縗者奠為君服者皆斬縗唯主人不奠大夫齊縗者奠服斬縗者不奠避正君也齊縗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縗者不奠避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謂既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縗以下與祭禮

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縗者不與祭大夫齊縗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縗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故也）以儐相可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者謂出行見之）

不得觀也大功將至避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類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初貞觀中呂才為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三十七卷詔頒下之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著論曰易曰上古穴

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於殷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擇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總配之行事吉凶依此為瀍至如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

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授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

理乖僻者也又叙禄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髙談禄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禄此則命禄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録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禄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刼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絶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禄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武王憂勤損壽不聞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

犯三刑　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按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灋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

向命一條瀍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瀍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尅驛馬瀍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絶下絶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而彌凶唯建命生瀍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

驗二也檢漢武故事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明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濮王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濮少無官爵老而方盛今驗漢書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户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檢後魏書云孝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背祿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檢祿命書濮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濮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王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

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濮無官爵又當於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濮當早卒今驗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崇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命墓下生濮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於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瀆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利害遂

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説吉凶拘而多忌且天
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成於
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
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
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
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
宜遂為常式瀍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

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曰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

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明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即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

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禄皆由安葬所致壽命延
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
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逮而人無援以此
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闗
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
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
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

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
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
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
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
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
尹展禽三黜士師卜筮一定更不迴改墓塜既成曾不
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
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筮者誑其吉凶

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禮廢周

周制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廟也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孔穎達曰闕通也按周法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今舉中五則無上下當祭而日食太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縗大功皆廢外喪自齊縗以下

行也（齊縗異門則祭）其齊縗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

之服也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歿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禮之

通典卷一百五